

“返回”义动词词义引申规律研究 ——以“反”、“还”、“顾”、“却”为例

曹译匀

(内蒙古大学, 呼和浩特市, 010030; 17390567055@163.com)

摘要: 本文聚焦“反”、“还”、“顾”、“却”这组同义词的历时发展演变, 通过梳理其本义及引申脉络, 揭示词义演变的系统性规律与内在认知机制。四词均以具体的身体动作为起点, 在语言使用中逐渐向抽象语义拓展, 形成丰富的义项网络。其核心演变路径表现为空间概念的“逆反性”向逻辑转折的投射, 以及位移的“重复性”向时间持续的延伸。在单个“返回”义动词的引申路径中, 其引申规律主要表现为“同所衍生关系”与“虚实的引申”。且“反”、“还”、“顾”、“却”在引申过程中还存在相互影响, 主要表现为“相对引申”和“同步引申”。通过对其词义引申规律的探究, 可以看出人类从具体到抽象、个体到一般、实义到虚义的认知思维, 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互动性、体验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 “返回”义; 词义引申; 引申规律; 认知思维

引言

同义词作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就其确定标准、认定方法及分类与范围等引起了诸多讨论, 如池昌海《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1]《对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再认识》以及黄金贵《论古汉语同义词的识同》《论同义词之“同”》[2]就该问题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了较为系统且详细的总结, 包括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厘清, 在弥补相关方面漏洞的同时也适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其中, 池昌海着眼于整体的汉语词汇史并聚焦在现代汉语的理论研究上, 而黄金贵则聚焦于古代汉语实践辨析, 从古代训诂、文献材料的使用上观鉴古汉语的同义词。

在具体的同义词研究的专论中, 从选取的同义词数量来看, 主要分为三类: 一为单个词的引申义项研究; 二为以几个同义词为一组的辨析研究; 三则是以某一义为类的语义场的词汇系统研究, 下设词项繁多且选取的多为名物词和动词。在第一类研究中, 研究者多从词的本义入手, 再考察其词义演变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该词的词义演变机制及动因。此类研究在探讨某词的引申的认知机制时, 往往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出发, 如《多义词“包”的词义演变认知分析》《“苦”的词义引申反映的隐喻性认知思维》[3]《“足”的词义演变及动因考察》, 将其词义演变动因归结于外界的社会语用。与之不同的是, 杜慧杰《“特”的词义引申及文化阐释》是从文化方面如阴阳观念、制度习俗角度来阐释词义演变动因的。史星平《古汉语常用词“狱”的词义演变及其演变动因》则是从语言内部因素即双音化趋势阐释词义演变动因。总体看来, 单个词的词义演变在引申方向上表现出由具体到抽象、由实义到虚义的规律。在第二类研究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崔珊珊《“目”、“眼”词义历时演变比较研究——兼谈多义词研究对词典编纂的作用》、孙世娟《论古代汉语中“走”、“行”、“奔”的词义演变》、彭鹏程《从“疾”、“病”、“恙”看类义词的词义引申规律》[4]。此类研究在探讨各词本义、引申义之外, 还就其在词义演变方式、路径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在第三类研究中, 李宁《上古汉语“车舆部件”类名物词词义演变研究》将词项分为箱舆、轮毂、驾具、马具四个大类, 并归纳其引申义的语义范畴分布特点和词义倾向以及词义演变模式。王辰《上古汉语“执持”义动词的多义性及其理论阐释》则是将词项按义项数量进行分类, 具体探讨了“执持”义动词的引申路径及语义演变机制。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来看, 则主要分为三类: 一为共时性研究, 如王彤伟《〈三国志〉同义词研究》、周文德《〈孟子〉单音节实词同义词研究》, 该类研究多选取某一典籍作为集中语料进行同义词的研究; 二为历时性研究, 如前文提到过的《“目”、“眼”词义历时演变比较研究——兼谈多义词研究对词典编纂的作用》, 该类研究大多较为细致地将某类同义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词义整理出来并分析其引申脉络, 并探究它们是否具有历时替换关系; 三为共时兼历时研究, 如杨清艺《汉语“攀登”义动词“攀”、“登”、“乘”语义演变考察》, 该类研究力图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上全面地展现某类同义词在某

一时期的历史典籍甚至方言等语言中的特点以及考察其历时替换过程和词义演变关系。除以上两种专论外,还有一些理论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概念进行阐发,如陆宗达《古汉语词义研究——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5]就古代书面汉语词义的引申类型进行阐发,将其分为理性的引申、形似的引申、礼俗的引申,再下设各个小分支。周光庆《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则是聚焦于民族文化心理,他从词义引申的规律中展现出古代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

尽管前人对于多个词为一组的同义词辨析已有许多专著专论,但关注到“反”、“还”、“顾”、“却”的同义关系的甚少,大多著作将“反”、“返”、“复”划为一类,如孙云鹤、高明芬《近义词辨析》、王祖勋《文言文同义词辨析手册》,薛儒章《简明古汉语类词词典》则是将“返”、“还”、“复”、“归”、“旋”、“回”、“班”、“退”划为表“返回”义的类义词,沈锡荣《古汉语常用词类释》就“回归”义将“还”、“归”、“复”、“返(反)”、“回(迴)”划为一类,而对于“顾”,则主要就其“关怀”义上将其与“眷”划为一类,如王凤阳《古辞辨》[6],对于“却”主要就其“向后移动”义上将其与“退”划为一类,如洪成玉、张桂珍《古汉语同义词辨析》。综上所述,鲜有学者关注到“顾”、“却”、“反”、“还”在“返回”、“表示轻微的转折”等义项上与构成同义关系。对此四字,仅有刘钧杰、李行健在《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7]中提到四者具有同步引申关系,但就具体联系未作过多阐释。除此之外,董为广在《词义引申组系的“横向联系”》[8]一文中也对此有所涉及。可见,学界对“反”、“还”、“顾”、“却”四词的同义关系及其引申义的相互影响尚且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但现有文献也从不同角度对“反”、“还”、“顾”、“却”的同义词研究提供了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本文选取的“反”、“还”、“顾”、“却”作为同义词的依据,是它们在某些义位上相同,而不是它们所有的意义都相同。正如王力所说:“所谓同义,是说这个词的某一意义和哪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同,不是说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和那个词的所有意义都相同。”[9]也如周庆光所说:“同义词的同,是以义位为单位观察的几个多义词,只要它们的某一个义位所反映的是同一类事物,这几个多义词就在某个义位上构成同义关系就是一组同义词[10]。”除此之外,目前学界对词义引申的内涵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分别是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基于传统训诂学所阐释的:词义引申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引起的词义衍生和实词虚化引起的词义发展[11]。而蒋绍愚则认为由甲义引申为乙义,这两个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或者说意义有相关的部分[12]。蒋先生的观点与陆、王两位先生的主要区别在于未将词义虚化纳入词义引申的范围中。在此依据陆、王两位先生的观点,词义虚化也在本文词义引申的研究范围中。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义素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其中“反”、“还”、“顾”、“却”的义项主要来源于对《汉语大字典》《王力古汉语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整理,语料主要搜集于CCL古代汉语语料库,选取语料多为先秦典籍,兼有唐宋诗文及明清小说和部分现代汉语语料。

1. “反”、“还”、“顾”、“却”的本义及引申义

本义作为词义演变研究的起点,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蒋绍愚所说:“引申义是以本义为基础,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发展演变而来[12]。”“反”、“还”、“顾”、“却”在词义引申的过程中,它们的某些词义已经消亡,但为表明词义发展脉络及各义项间的发展关系,用符号<文>表示。

1.1. “反”的本义及引申义

1.1.1. “反”的本义

“反”在甲骨文中字形为,是以手推转山石之意,表示“推倒”、“推翻”。《说文·又部》:“反,覆也。”朱骏声通训定声:“反,谓覆其掌。”根据王宁的“造意”和“实义”理论,即“训诂学家把字形相贴切的意义称为本义,本义是造字阶段存在的词义,因此它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所能考出的最早词义[13]。”造意指的是字的造形意图,实义则是由造意中反映出的词的某一义项。故而造意只能说字,实义才能在语言中真正使用过,才能称为词的本义。由此可见,“反”的本义应为“翻转”。如:

- (1)《诗·周南·关雎》:“悠哉游哉,辗转反侧。”
- (2)《孟子·公孙丑上》:“以齐王,由反手也。”

1.1.2. “反”的引申义

由本义引申出“掉转(转到相反的方向)”、“掉转头”义。如:

- (3)《左传·宣公十二年》:“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令尹南辕、反旆。”

- (4) 《史记·齐太公世家》：“纣师败绩。纣反登鹿台，遂追斩纣。”
由“掉转（转到相反的方向）”义引申出“颠倒”、“方向相背（与正相对）”义。如：
- (5) 《易·说卦》：“其于稼也，为反生。”
- (6) 《秋雨叹三首》：“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
由“方向相背”义引申出“违背”、“违反”义。如：
- (7) 《易·屯》：“十年乃字，反常也。”
- (8) 《国语·周语下》：“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言。”
由“违背”义引申出“反抗”、“背叛”义。如：
- (9) 《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
-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由“反抗”义引申出“报复”义。如：
- (11) 《左传·昭公二十年》：“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
- 由“违背”义引申出“反省”义。如：
- (12)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13) 《淮南子·汜论》：“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
由“颠倒”义引申出“纠正错案”义。如：
- (14) 《史记·平准书》：“杜周治之，狱少反者。”
由“掉转”义引申出“返回”义。同“返”。如：
- (15) 《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
- (16) 《楚辞·离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 (17) 《列子·汤问》：“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由“返回”义引申出“送还”、“归还”义。如：
- (18) 《左传·宣公五年》：“冬，来，反马焉。”
- (19) 《文选·潘岳〈西征赋〉》：“忆江使之反璧，告亡期于祖龙。”
由“返回”义引申出“重复”义。如：
- (20) 《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 (21) 《荀子·赋》：“与愚以疑，愿闻反辞。”
由“重复”义引申出“类推”义。如：
- (22) 《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由“翻转”的义项引申出“倾倒”。如：(23)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反水不收，后悔莫及。”
由本义虚化作副词，表示“反而”。如：
- (24) 《诗·邶风·谷风》：“不我能慼，反以我为讎。”
- (25) 《史记·张仪列传》：“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
- (26)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 “反”的各义项引申脉络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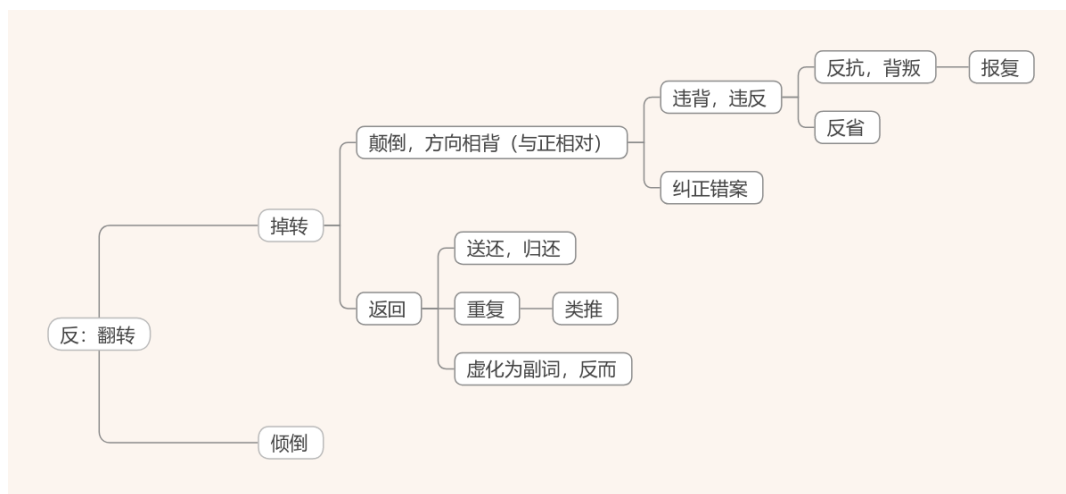


图1 “反”词引申图

1.2. “还”的本义及引申义

1.2.1. “还”的本义



“还”在金文中字形为，从辵，表示脚趾，有往回走之意；构件“睪”表声。《说文·辵部》：“还，復也。”《尔雅·释言》：“还、復，返也。”可见，“还”的本义是“返回”。如：

(2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

(28)《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29)《指南录后序》：“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

1.2.2. “还”的引申义

由“返回”义引申出“交还”、“归还”义。如：

(30)《史记·滑稽列传》：“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

(31)《送东阳马生序》：“计日以还。”

由“交还”义引申出“偿还”、“还债”义。如：

(32)《西厢记》：“店小二哥，还你房钱。”

(33)《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张俊民还了面钱，一齐出来。”

由“交还”义又引申出“回报”、“回击”义。如：

(34)《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

由“返回”义引申出“环绕”义。如：

(35)《汉书·食货志上》：“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

(36)《念奴娇·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由“环绕”义引申出“旋转”义。读作xuán。如：

(37)《庄子·庚桑楚》：“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鲋为之制。”

由“返回”义引申出“恢复”、“还原”义。如：

(38)《上徐兵部书》：“还职不时，以懼以慚。”

(39)《默觚上·学篇一》：“去本无以还其固有，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由“返回”义引申出“顾，回头”义。如：

(40)《左传·昭公二十年》：“肆行非度，无所还忌。”

(41)《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还眺洞门崖壁，更尽峥嵘之势。”

由“返回”义引申出“后退”义。如：

(42)《仪礼·乡饮酒礼》：“主人速宾，宾拜辱；主人答拜，还宾拜辱。”

(43)《汉书·周昌传》：“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

中古以后，由本义虚化作副词，表示重复，相当于“再”、“又”。如：

(44)《春至》：“若为南国春还至，争向东楼日又长。”

(45)《春日》：“路远游人行不到，日长啼鸟去还来。”

又引申出“表示停止做某事，回过头来继续做以前做过的一件事”义。如：

(46)《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且还读我书。”

又引申出“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不变，仍然”义。如：

(47)《儒林外史》第三回：“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

又引申出“范围扩大，即在已指出的以外，有所增益或补充”义。如：(48)《后汉书·皇后纪上》：“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又引申出“更加，表示被比较物的性状、程度增加”义。如：

(49)《明月篇》：“忧喜更相接，乐极还自悲。”

由“仍然”义引申出“表示勉强还过得去”义。如：

(50)《出江陵县还》：“水满还浸岸，沙净稍开流。”

又引申出“尚且”义。如：(51)《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

由本义虚化作副词，表示转折，相当于“却”、“反而”。如：

(52)《论衡·定贤》：“战国获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还如祸门矣。”

(53)《哭黄甫七郎中》：“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

(54)《老残游记》：“桥下河里虽结满了冰，还有水声从那冰下潺潺地流。”

又引申出“表示反问”义。如：

(55)《山乡巨变》下一：“你是副社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能当家？”

“还”的各义项引申脉络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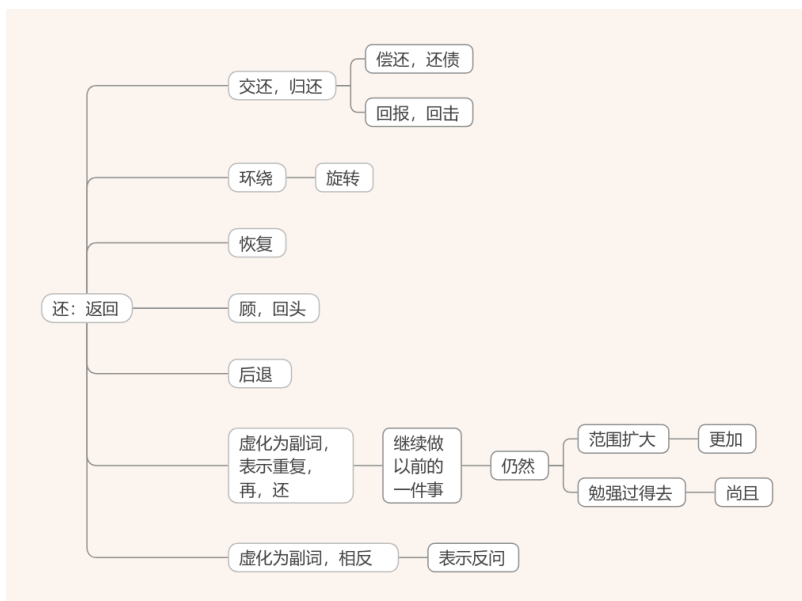


图2 “还”词义引申图

1.3. “顾”的本义及引申义

1.3.1. “顾”的本义



“顾”在篆文中字形为，左边是“雇”，表声；右边是“页”，即“头”，指“回头”。《说文·页部》：“顾，还视也。”《广韵·暮韵》：“顾，迴视也。”“顾”的本义是“回首”“回头看”。如：

(56)《诗·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57)《楚辞·离骚》：“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1.3.2. “顾”的引申义

由“回头看”义引申出“看”义。如：

(58)《吕氏春秋·慎势》：“积兔满市，行者不顾。”

(59)《行路难》：“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由“看”义引申出“探望”、“访问”义。如：

(60)《国语·晋语八》：“昔者吾有眚祐也，吾朝夕顾焉。”

(61)《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由“看”义引申出“照顾”、“关心”义。如：

(62)《诗·魏风·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63)《商君书·修权》：“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

由“照顾”义引申出“顾及”、“考虑”义。如：

(64)《史记·项羽本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65)《指南录后序》：“但欲求死，不复顾利益。”

由“照顾”义引申出“顾惜”、“眷念”义。

(66)《诗·小雅·伐木》：“宁时不来，微我弗顾。”

(67)《杨仲武诔》：“顾恋慈母。”

由“回头看”义引申为“等待”义。如：

(68)《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

由“回头看”义引申出“反省”义。如：

(69)《书·康诰》：“用康乃心，顾乃德。”

由“回头看”义引申出“返回”义。

(70)《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

由“返回”义虚化作副词<文>。表示相反，相当于“反而”。如：

(71)《战国策·秦策一》：“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72)《汉书·周勃传》：“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

又引申出“表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义。如：

(73)《邵武县兴造记》：“非君之才有余，顾能若是哉？”

(74)《宋史·苏轼传》：“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由“返回”义虚化为连词<文>。表示转折，相当于“但是”。如：

(75)《礼记·祭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

(76)《后出师表》：“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

“顾”的各义项引申脉络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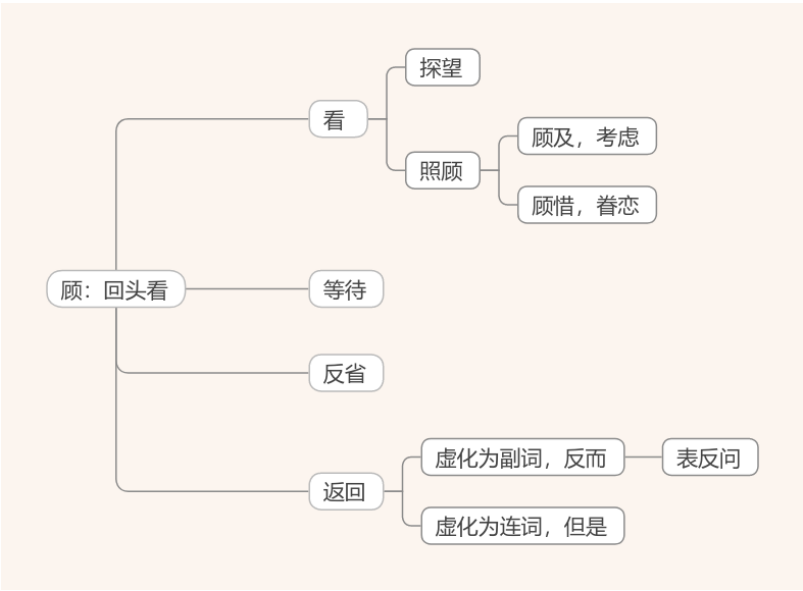


图3 “顾”词义引申图

1.4. “却”的本字及引申义

1.4.1. “却”的本义

“却”在篆文中字形为 ，篆文从卩（跪人），跪坐用腿脚，故用以表示腿脚，是“脚”的本字。清吴善述《说文广义校订》：“卻，本古‘脚’字……自以卻为退卻义，本义别加肉作‘脚’。”《说文·卩部》：“卻，节欲也。”朱骏声通训定声：“按：退也。从卩，节制意，谷声。与从邑之卻别。俗字作却。”《广韵·药韵》：“卻，节也。”关于“却”的本义，主要集于“节制”义与“退却”义的争论。根据王宁的“造意”和“实义”理论，“节制”义在文献中可谓屈指可数，可见，“却”的本义应为“退却”。如：

(77)《商君书·农战》：“敌不敢至，虽至必却。”

(78)《马王堆汉墓帛书·称》：“内乱不至，外客乃却。”

1.4.2. “却”的引申义

由“退却”义引申出“使后退”义<文>。如：

(79)《战国策·赵策三》：“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80)《汉元帝弃珠崖论》：“孝武皇后北却匈奴万里。”

由“使后退”义引申出“推辞”、“拒绝”义。如：

(81)《孟子·万章下》：“却之，却之为不恭。”

(82)《史记·李斯列传》：“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由“使后退”义引申出“用在某些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结果，相当于‘去’”义。如：

(83)《世说新语·规箴》：“夷甫晨起，见钱闾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84)《咏田家》诗：“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由“退”义引申出“除”义。如：

(85)《老子》：“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86)《汉书·郊祀志》：“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

由“退”义引申出“返回”义。如：(87)《史记·封禅书》：“(新垣)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復中。”

由“返回”义引申出“止”义。如：(88)《湖上答问》：“殊不知此不过于造律之先，立一纲领，略通算法，便能得解，不必过求，以致望而却步。”

(89)《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三峰却立如欲摧，崔嵬丹谷高掌开。”

由“返回”义引申出“仰，与‘覆’相对”义。如：

(90)《赠何舍人赍诏南纪诸镇》：“却瞻苍梧云气黑，斑竹临江怨幽色。”

由“返回”义虚化为副词，表示轻微的转折，相当于“反而”。如：

(91)《对酒忆贺监》：“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92)《博异记·张遵言》：“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却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

(93)《世说新语·方正》：“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受。”

由“反而”义又引申出“表示反问，相当于‘岂’‘难道’”义。如：

(94)《西厢记》：“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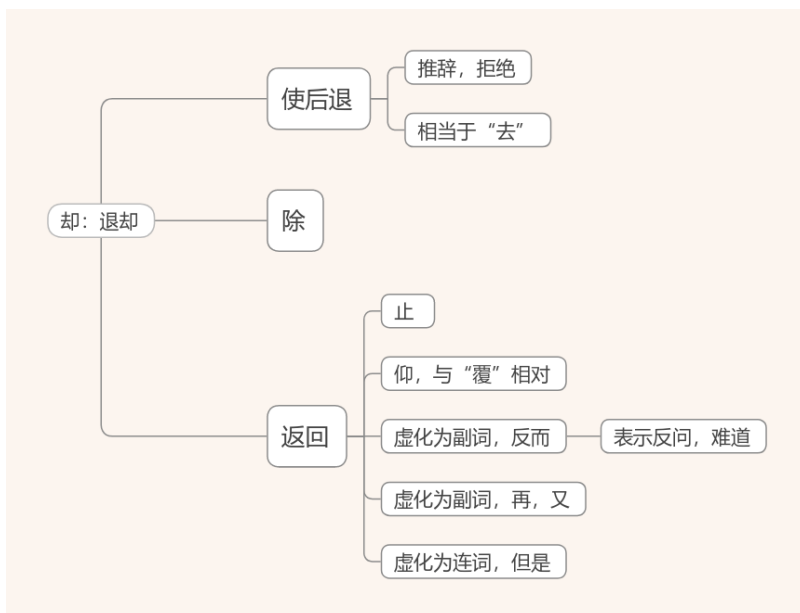
由“返回”义虚化为副词，表示继续或重复，相当于“再”、“还”。如：

(95)《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

(96)《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由“返回”义虚化为连词，表示转折，相当于“但是”。如：(97)《水浒传》：“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回去报知。”

“却”的各义项引申脉络如图4：



2. “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规律及相互影响

词义引申的规律指的是词的引申义或派生词产生的方式，即一个词是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新义或派生出新词的 [5]。在词义引申的过程中，往往是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新义位。除单个

词的词义引申外,“反”、“还”、“顾”、“却”在引申时还存在相互影响。

2.1. “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规律

与蒋绍愚先生所认为的相邻的两义之间有共同的义素略显不同,张联荣先生在《古汉语词义论》[14]中提出的“遗传义素”既有可能是构成本义义位的义素持续传递下来,也有可能是在传递过程中转换为一个新的义素再传递下去,故而相邻的两义不一定就有共同的义素,而这样的转折点即为“中转义位”。对于这种直接由原词义中的某一特点衍生出新义的词义引申方式,邵文利先生将其概括为“同所衍生关系”[15]。

2.1.1. 同所衍生关系

在“反”的词义引申脉络中,“反”由本义“翻转”引申为“掉转”,再由“掉转”引申为“颠倒”,由“颠倒”引申为“违背”,再由“违背”引申为“反抗”。在这条词义引申链上,[+相反]作为遗传义素被持续地传递了下来。而在“返回”引申为“重复”的过程中,原本所具备的[+相反]的义素消失,并且隐含的“方向”意味减弱,变成了单纯的次数的增加。但基本义素[+原来]没有消失,“返回”表示“回到(原来的地方或状况)”,“重复”表示“(同样的事情再次出现)按照原来的样子再次做”。“反”由本义引申为“掉转”和“倾倒”两个义项的过程中,“掉转”侧重于“转”,而“倾倒”侧重于“翻”。前者多为路线的反转,如例(4),同时也有手部动作的转动,但侧重于水平方面,如例(3),后者则主要为手部动作的翻转,侧重于垂直方向,如例(23)。可见,在词义引申的过程中,“遗传义素”可能不止一个,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固定的“共同义素”一直传递下去。

在“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过程中,[+相反]义素也总是作为遗传义素。如“还”引申为“交还”、“回头”、“后退”三个义项,[+相反]义素是它们的共同义素。而“还”由本义“返回”引申为“环绕”却失去了方向上的相反之义,而是侧重于动作的重复,且空间感增强。“顾”由本义“回头看”引申为“看”、“反省”两个义项,前者侧重于“看”而后者则侧重于“回”,二者从原义中继承了不同的核心义素,并分别衍生独立。“看”再引申为“探望”、“照顾”两个义项,表示眼部动作的“看”依然作为遗传义素传递下来。“却”由“退”引申为“使后退”“返回”两个义项,[+相反]义素是它们的共同义素。除实义的引申外,“反”、“还”、“顾”、“却”均有实词虚化的现象,且均由“返回”义虚化作转折副词“反而”,其中共同之处便在于[+相反]义素的遗传。

2.1.2. 虚实的引申

沈家煊先生在《演化而来的语法》中表示虚化机制有: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16]。可见,隐喻在实词虚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隐喻建立在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上,体现的是不同认知域(即源域、目的域)两个元素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客观现实与主观认识的共同作用。正是人们在认知领域对这两个元素的相似联想,才让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两个事物被相提并论。

在“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过程中,四者均从动词逐渐虚化为副词,有的还虚化作连词。根据前文的“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脉络,可以看出“返回”是其共同义项,在这个义位上它们具有同义关系。除此之外,四者均由表示“返回”的词汇义虚化为表示“表示转折,相反”的语法义,完成了由“动作相反——语义转折”的转变。在早期,“反”、“还”、“顾”、“却”在句法结构中常与另一个动词连用,如:

前文例(1)《诗·周南·关雎》:“悠哉游哉,辗转反侧。”

(98)《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

(99)《诗经·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100)《韩非子·初见秦》:“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

后来由于在连动结构中常居于另一个动词前,充当状语,于是逐渐演变为偏正结构,以修饰谓语动词或谓词性短语。又逐渐进入到前后语义相反的句子中,且往往表现出人的主观心理。通过沈家煊先生的“行、知、言”[17]三个概念域的理论,可以认为“反”、“还”、“顾”、“却”从动词演变为副词的过程是行域到知域的过程。此四字作为动词展现的“返回”义,指的是运行主体位移方向的相反,而作为转折副词,表现的是主体与常理、常规等抽象事物的相反,两者虽然都包含[+相反]义素,却经历了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以“反”为例具体说明,如:

(101)《荀子·王制》:“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

不同于例(1)中“辗转反侧”并举,这里“反”的动作性减弱,“相反”义体现在了抽象的逻辑上,变得泛化。

(102)《管子·心术上》:“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

此处的“返回”是主观世界意念的投射,“反”由表“客观方向相反”进而转向表“逻辑相反关系”。

(103)《潜夫论·筴校·卜列》:“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

此处的“反”体现的是说话者的心理，批评他人的不当行为，已为语义转折的副词，译为“反而”。可见，从具体到抽象，从行域到知域，体现出隐喻的映射机制，即词义由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延伸。

2.2. “反”、“还”、“顾”、“却”引申义项间的相互影响

2.2.1. 相对引申

词义演变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在词义系统内部，一个词意义的运动变化，往往会影响、带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或几个词的意义也发生相应的运动变化。所谓“相对引申”其实是“一个泛时的、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的提法”，即“观察同义词或反义词的引申义列，发现它们在多个义位上互相对应，这种相关词意义的对应性发展变化称为词义的相应引申[18]。”彭鹏程在《先秦至两汉时期“病”类词的演变研究》中将“相对引申”定义为“在几个同义词的义项引申过程中，其中一个词语A在原有义项的基础上，引申出了一个新的义项，用字母表示为由a到b；另外一个词语B从A的新义项引申出了A的原有义项，用字母表示为由b到a”[19]。

此组字中“反”与“还”、“顾”、“却”没有明显的相对引申。而“还”与“顾”、“却”二字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对引申关系。“顾”与“还”的相对引申体现在：“还”由本义“返回”引申为“回头”义，而“顾”则有本义“回头”引申为“返回”义。“还”作“回头”义如例（40），杜预在此注：“还，犹顾也。”再如：

（104）《汉书·项籍传》：“羽还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颜师古注：“还谓迴面也。”

可见，“还”表示“回头”义时与“顾”的用法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比起“顾”自然使用频率较低。该义在先秦两汉即已出现，一直沿用至明清，如例（41）。“顾”的“返回”义如：

（105）《史记·乐毅列传》：“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王念孙杂志：“顾反者，还反也。”

（106）《穆天子传》卷三：“吾顾见汝。”郭璞注：“顾，还也。”

可见，“顾”的“返回”义至少在两汉时期即有记载，在这个意义上和“顾”基本可以等同。

“却”与“还”的相对引申体现在：“还”由本义“返回”引申为“退”，“却”由“退”义引申为“返回”。“还”表“退”义如例（42），郑玄注：“还，犹退。”例（43），颜师古注：“还，谓却退也。”可见，“还”的“退”义在先秦两汉时即已使用，且“还”字在《玉篇·辵部》中被解释为“退也”。故而，“还”表“退”义的用法在早期应当是较为普遍的。“却”表“返回”义如例（87），可见，此用法至少在两汉时期即已出现，但使用频率低，语料较少。

2.2.2. 同步引申

在词义引申的过程中，同步引申的现象十分常见。所谓“同步引申”，根据最早他提出这个概念的许嘉璐先生的说法即为“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带动’与之相关的词产生类似的变化”[20]且这种语言现象常发生于同义词或反义词之间。它与蒋绍愚先生提出的“相因生义”的概念类似，但有着根本的区别：相因生义是解释一个词义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同步引申是解释两个词义系统为什么平行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同步引申并不代表其过程是共时的。

通过“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脉络，可以看出四者的转折副词义“相反”均来自于其“返回”义，并且除了“反”，其余三字均从转折副词引申出了表示反问的副词。四者在词义引申的过程中，具有相似的轨迹。

“反”作为“反倒”义副词源头的动词，且在现代汉语中仍为转折关系的标志词，与“相反”这一语义特征的联系可谓是十分紧密。通过前人研究及语料探寻，可知“反”的转折副词用法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如例（24），且使用频率较高，一直沿用至今。如：

（107）《红楼梦》：“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顾”与“反”的联系相对于“还”“却”二字更为紧密，“顾”表转折关系的功能受“反”影响极大，且其用法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多与“反”对举或连文。如：

（108）《韩非子·五蠹》：“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

（109）《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110）《吕氏春秋·观表》：“顾反，过而弗辞。”

不过“顾”作为转折副词的使用频次较低且消亡甚早，南北朝后再难见其踪影。两汉时期的用例有例（25），魏晋时期的如：

（111）《晋书·列传第三十六》：“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

“还”“却”作转折副词的用法在两汉时就已出现，其中“却”在唐代的使用极为频繁。如：

(112)《乐府诗集·鸡鸣》：“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113)《论衡·定贤》：“战国获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还入祸门矣。”

(114)《汉书·刑法志》：“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森起云合，果共轧之。”

(11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

(116)《朝野金载·卷六》：“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

(117)《全唐诗·侯郎中新置西湖》：“虽云桃叶歌还醉，却被荷花笑不言。”

此二字用作转折副词的功能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十分常见，且“却”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还”。在同步引申的过程中，“还”的本义即为“返回”，相比于“却”的“退”义，很明显与“反”的联系更紧密，而且动作感更强烈，故而“还”受“反”影响的程度比“却”大。

3. 从“反”、“还”、“顾”、“却”词义引申规律看人类认知思维

“反”“还”“顾”“却”四字的词义引申过程及其引申规律清晰地映射出人类认知思维的普遍认知过程及思维模式。一方面，其词义呈现出显著的由具体到抽象、由实义到虚义的延伸路径：它们均起源于可感知的身体动作或空间位移，随后通过隐喻机制，逐渐拓展到抽象的逻辑关系、心理活动和时间概念；另一方面，其各引申义列间“相对引申”“同步引申”的现象，除了揭示出词义引申并非孤立发生的事实以外，还表现出人类认知模式的互动性、体验性与系统性。

3.1. 从具体到抽象、个体到一般、实义到虚义的认识过程

通过对“反”、“还”、“顾”、“却”词义引申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不论是单字的词义引申规律还是各引申义列间的联系，都不仅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而存在，更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蕴含着人类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认知思维。“认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与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21]。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中，人类的认知和语言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这往往是人类认知的起点。然后人类再经由经验基础与隐喻、转喻机制，以感知客观世界。

“反”、“还”、“顾”、“却”的本义都是源于具体的、可感知的身体动作或空间位移。“反”的本义“翻转”表现的是手部动作，“还”的本义“返回”表现的是空间上的移动，“顾”的本义“回头看”表现的是头部或眼部的动作，“却”的本义“节制”“退却”表现的是腿部动作或行为。这些动作是人类最基础、最直接的身体经验，是认知的起点。但随着认知的扩展和应用场景的增多，它们的意义逐渐泛化，这种泛化过程体现了人类运用有限的、基于身体经验的词汇，去理解和表达更广阔、更抽象的世界现象的能力。

“反”由具体的表示物理空间的上下颠倒的本义引申出“方向相背”义，进一步抽象为“违背”、“违反”，如违反常理等，最终虚化为表逻辑转折的副词“反而”。“反”由表示空间位置的本义“返回”虚化为副词“反而”，体现出由空间路径的逆转到事态发展或预期的逆转的认知过程。“顾”由表示视线方向的改变的本义“回头看”虚化为副词“反而”，体现出由视线方向的逆转到关注点或行为事态的逆转的转变过程。“却”由表示身体或行为的后移的本义“节制”、“退却”虚化为副词“反而”，体现出由身体、行为方向的后退到事态、预期方向的反向发展的转变。“反”、“还”、“顾”、“却”的词义引申脉络还体现出由身体到心理、情感的延伸。“反”由“翻转”引申出表示心理活动状态的“反省”之义。“还”由“返回”逐渐引申出表示行动或情感的反馈的“回报、回击”之义。“顾”由“回头看”引申出表示心理或情感状态的“照顾、关心”、“顾惜、眷念”之义，再引申出为表示心理活动的“考虑”之义。“却”由“退却”引申出表示心理上活动的“拒绝”之义。除以上由空间域到逻辑域、心理域的隐喻映射过程，还有十分普遍的时间域的映射过程。“反”、“还”还体现出由空间意义上的循环与重复到时间意义上的重复的转变。

“还”本来表示的是从A到B再回到A的空间循环，后虚化为副词“再”、“仍然”，以表示动作或状态的重复、持续。“反”由“返回”引申为“重复”，再引申为“类推”，表现出由空间位置的回归向思维模式的再次发生或相似推导的转变。这些都体现出从个体到具体到抽象、个体到一般的认知思维。

“反”、“还”、“顾”、“却”四字都经历了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从实义动词演变为虚词，如副词、连词。它们先基于具体的实词义引申出与之相关的实义动词义项，但在此过程中，许多词义已经开始虚化，如“反”的“违背”义、“还”的“归还”义、“顾”的“照顾”义、“却”的“拒绝”义。在句法位置、语境等的共同作用下，这些词的[+相反]、[+重复]义素被凸显，逐渐脱离其具体的空间位移义，最终语法化为专职表达逻辑关系的副词，如转折副词“反而”及表示重复的副词“再”。于是，“反”、“还”、“顾”、“却”最终演变为表达语法关系和主观态度的功能词。这一从“实”到“虚”的演变，本质上是人类将空间、时间、身体动作等具体领域的认知模式，系统地投射到逻辑、心理、时间关系等抽象领域的结果。

3.2. 认知模式的互动性、体验性与系统性

通过“反”、“还”、“顾”、“却”各引申义列的相互影响，如前文已论述过的“还”与“顾”、“却”的相对引申，可以发现词义场内词汇的紧密关联和相互激发的关系。这些词在核心语义上存在交集或相邻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表现为词义场的关联共振。在词义引申过程中，当一个词发展出某个新义项时，这个新义项并非凭空产生，很可能是受到了同场域内已有词汇的语义渗透和“牵引”。这种互动表明，词汇的意义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一个共享的概念网络中相互定义、相互补充、共同演进，展现出各词义的相互渗透与支撑。这种互动性也满足了语言内部发展的要求，体现了语言系统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的特性。系统内部元素之间通过竞争、合作、模仿等机制进行互动，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词义分工和互补格局，以达到表达丰富性和经济性的平衡。

“还”与“顾”、“却”之所以具有相对引申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共同植根于人类最根本的空间体验和身体图式的体验基础。如“顾”、“还”的“返回”义和“回头”义都表示空间移动或身体朝向发生逆转的具体动作，是人在物理空间中生存、导航的基本经验。这种共享的、具身的体验基础是词义能够相互映射、相互引申的内在前提。除此之外，“反”、“还”、“顾”、“却”四字同步引申为转折副词“反而”的深层驱动力，在于它们都承载了“背离预期方向”这一核心的、基于身体动作的空间意象图式。人类将这种在物理世界中反复体验到的“方向相背”或者说“预期落空”的感觉，通过隐喻系统地投射到思维领域，用以理解和表达逻辑上的相反、转折关系。

“反”、“还”、“顾”、“却”都从具体的实义动词引申出表逻辑转折的副词“反而”，表现出人类认知模式具有系统性：不同的词基于其核心语义中共享的[+相反]义素，在相似的认知机制驱动下，相对独立但又遵循相同路径发展出相似的语法功能。同时也间接反映出语言认知的经济性。“还”与“顾”、“却”的相对引申关系则表明在词汇网络中，基于空间动作的认知框架是高度关联和互动的，如“顾”、“还”的“返回”义和“回头”义在空间动作场景中紧密相关，故而容易相互触发认知联想。

4. 结语

本文以“反”、“还”、“顾”、“却”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这组同义词的词义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认知机制。研究发现，四字均以具体的身体动作为本义起点，通过隐喻映射和语法化机制，逐步向抽象语义领域拓展。在单字引申路径中，“同所衍生关系”与“虚实的引申”构成核心规律：遗传义素[+相反]贯穿“反”的“翻转→掉转→颠倒→违背→反抗”连锁式引申链条，而“返回→重复→类推”的演变则凸显空间重复性向思维重复性的转化；

通过对“反”、“还”、“顾”、“却”词义引申脉络的考察，可见，词义互动表现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其一，“相对引申”揭示语义场的动态关联性，如“还”由“返回”的本义引申出“回头”义与“顾”由本义“回头”引申出“返回”义形成双向渗透；其二，“同步引申”展现认知模式的共性，“反”、“还”、“顾”、“却”均从空间位移的“逆反性”虚化为逻辑转折副词“反而”，其中“还”“却”进一步衍生出表反问语气的副词。通过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以及对“反”、“还”、“顾”、“却”由具体到抽象、实义到虚义的转变的考察，可以得出，词义演变本质上是认知思维的外化，且这一过程根植于人类以身体经验丈量世界的本能，同时人类再经由隐喻、转喻机制等感知世界。

参考文献

- [1] 池昌海. 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 [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 [2] 黄金贵. 论同义词之“同”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 [3] 王大刚, 王联国. “苦”的词义引申反映的隐喻性认知思维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0.
- [4] 彭鹏程. 从“疾”“病”“恙”看类义词的词义引申规律 [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4.
- [5] 陆宗达, 王宁. 古汉语词义研究——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 [J]. 辞书研究, 1981.
- [6] 王凤阳. 古辞辨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 [7] 刘钧杰, 李行健.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 [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9.
- [8] 董为光. 词义引申组系的“横向联系” [J]. 语言研究, 1991.
- [9] 王力. 同源字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0] 周光庆.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1] 陆宗达,王宁. 训诂与训诂学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 [12]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3] 王宁. 谈训诂材料中的词与词义 [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 [14] 张联荣. 古汉语词义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5] 邵文利. 古汉语词义引申方式新论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 [16]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 [J]. 当代语言学, 1998, (03).
- [17] 沈家煊. 复句三域“行,知,言” [J]. 中国语文, 2003, (03).
- [18] 张博. 词的相应分化与义分同族词系列 [J]. 古汉语研究, 1995.
- [19] 彭鹏程. 先秦至两汉时期“病”类词的演变研究 [D]. 云南大学, 2020.
- [20] 许嘉璐. 论同步引申 [J]. 中国语文, 1987, (01).
- [21] 陈汝东. 认知修辞学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